

钱乃荣细说上海话

吴语和上海话

从石库门开始的变化

01

上海港诞生上海话

上海人先见到的车

上海话的前世今生

说上海话的地区

日常用语中的商务气息

二百多年前的上海话

外来词五彩斑斓

上海话走向辉煌

生动活泼的潮语叠床架屋

钱乃荣
著

快速更新大放异彩的服饰

开埠初期的上海话

汇江南江北风味于一炉

清朝末年的上海话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 STORE PUBLISHING HOUSE

钱乃荣细说上海话

01

上海话的前世今生

钱乃荣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话的前世今生 / 钱乃荣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7. 6

(钱乃荣细说上海话)

ISBN 978-7-5458-1466-8

I. ①上… II. ①钱… III. ①吴语—方言研究—上海
IV. ①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0999 号

责任编辑 张冬煜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上海话的前世今生

钱乃荣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mm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10,000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466-8/H.27
定 价 25.00 元

《钱乃荣细说上海话》序

钱乃荣教授是个特别勤奋的学者，语言学和方言研究是他的专业。多年来，他广为调查，勤于蒐讨，悬苦著述，热心参与相关社会活动，在上海方言的研究、保存和推广上，真可谓硕果累累，功劳卓著。令人感动和敬佩的，不仅是他对学术的专注和学问的精深，更在于他对乡邦文化无限热爱和竭诚奉献的精神。前不久，因为他身体欠佳，我去他家看望。在一个多小时里，他谈病的时间很少，谈得最多最起劲的是他的工作，包括已完成的、正在进行的和计划要做的，洋洋洒洒，亹亹不倦。临行，他把他刚整理好出版的外国传教士当年所编“上海话读本”五种赠我——那是他从千辛万苦搜集来的四十多种同类著作中精选并全面校勘整理出来的。这些久已沉湮、几乎被遗忘的书，展现了上海开埠之初到上世纪 30 年代外国传教士学习、记录和传播上海话的实况，既保存了上海方言的历史，为研究上海话的演变提供了宝贵资料，也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实在是很难得很珍贵的啊！就在我们握别时，他告诉我，他的一部有关上海话的文

集即将杀青,出版前希望我能为之作篇序。我不禁有点惶恐。我从小生长在上海,上海话是会说的,可对方言研究一窍不通呀!但我看着乃荣兄期待的眼神、诚恳的表情,我怎么也说不出个“不”字。

距今半个月前,我在电脑上收到了乃荣兄邮来的《钱乃荣细说上海话》书稿。我打开读起来,立刻就被它吸引住了。

此书稿由五部分组成,在“细说上海话”的总题下,列出五个既可独立、又有关联的标题:《上海话前世今生》、《上海话文化积淀》、《上海话海派风情》、《上海话五花八门》、《上海话岁月寻踪》。每个标题下包含三五十篇数千字长短不等的文章,总共二百篇。这些文章根据内容不同,有的知识性颇强,其中最强的已经带点儿学术意味了,多数比较浅显通俗,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让我感到作者完全是以平等、自然、亲切的态度在与读者交谈,而绝无大学者居高临下传授或灌输知识的意味。

既然是“细说上海话”,这部书当然是以上海话,特别是它的词语为中心的,适当兼顾语音语法,而全书则由语词所承载的内容向四面辐射开去。首先是历史,从语言自身的历史到词语所体现或隐含的社会变迁史,到百年来的上海人生活史;大宗的是民俗风情,作者的眼光和笔墨触及上海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乃至平日或节庆、家里和家外的种种情事;再就是海派艺术,从沪语小说、沪剧、滑稽戏、说唱评弹、九腔十八调到各式各样的老唱片,乃至一年四季回响在上海街头巷尾的叫卖声。要说这书是海派文化的一部小百科,应该不算太夸张。而这一切风趣动听的叙述,其实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对上

海文化性格的细腻描写和深刻揭示。因为商业社会发达和中西文化的互渗互动,上海人确有某些特殊的性格习气、作风原则和种种不成文的行为规矩章程,诸如“先小人后君子”的契约精神、海纳百川不惧异端的开阔胸怀和勇于创新追求完美的行事风格等等。作者怀着由衷的自豪自尊写出这些,同时又那样清醒、客观、辩证,简直称得上是代表上海人做了一次坦诚的心灵解剖,一次海派文化底蕴的反思自省。

我想,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上海读了此书,大抵不免会有所触动,或者会心一笑,或者加以补充,当然也可能提出商榷讨论,绝不会无动于衷;如果是一位年轻的上海人或一位新上海人来读,则可能会感到惊讶、新奇和有趣——总之无论老少,都会有收获,从而加深对海派文化的认知和体验,或在今后的为人行事中有所取舍和借鉴。如果是一位来沪的旅游者读了,自然可在上海的自然景观之外,了解到更多的人文风情。至于对文化人类学者、民俗学者或历史学者、社会学者而言,本书的资讯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如此说来,我说钱乃荣教授的这部新书是老少咸宜、开卷有得,该是毫不过分吧。

以上是我初读《钱乃荣细说上海话》的感想,不知能否充当这本书的小序?

董乃斌丙申元月于海南

前言

一方水土,滋润着一方的人民,总会有一方的创造,种种方言可以反映出各地域差异纷繁的人类行为和乡情文化风貌,必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语词,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们和各地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多样化的灿烂的民俗文化。中华文化的多元和丰富多彩,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

所谓方言与通用语能不能并存,是个假问题,全世界处处存在方言。

要统一一个国家的语言,谁也没此能耐。恰恰相反,现今世界上的人们普遍重视的是母语和文化的多样性,这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

我国第一代的语言学泰斗赵元任和通用语运动的旗手胡适都曾说过,所谓通用语即白话文也是一种方言,只不过是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通用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做文学,敢用方言做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

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通用语文学的基础。他们又说过：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自己满足了，通用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方言妙语间有人性中的“神”。

胡适还说过：“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刘半农也认为：“大约语言在文艺上，永远带着些神秘作用。我们作文作诗，我们所摆脱不了，而且使能于运用到最高等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下时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最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的亲密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亲说过的语言，我们叫做方言。……方言是永远不能消灭的。”

实际情形正是这样，方言口语不但一直激活着人们的生活，而且催生着优秀的文学艺术。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人博卡丘开风气之先，用方言写了《十日谈》，事后他受不了世俗的压力，几次想焚稿。所幸彼德拉克慧眼识宝几次抢救书稿，而正是这本被“规范的拉丁语”贬为“粗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作品，打破了一个文学禁锢，搞活了文学。

文艺复兴不仅带来的是文学的解放，更是思想的解放，直接副产品还有工业革命。《十日谈》的民间立场和民间活语的凡俗性，带来

了欧洲文化的大变化。所以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鲁迅等都称赞那些来自民间的方言妙语，有人性中的“神”！胡适曾不无感慨地表示：“所以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啊！可惜近年来的作者都还不敢向这条大路上走……”刘半农1925年在《读海上花列传》中说：“假如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但是南方人写白话文却习以为常了。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记述南方人的声口，可就连南方人也不见得说什么。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被习惯迷混了。我们以为习惯上可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做一切文章，所以做了之后，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牺牲了，自己还并不觉得。”

那是较远的事，当代学者张培恒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引用了近代韩邦庆用吴语写的《海上花列传》中一段话后说“如果是吴语区域的人，读了这一段就会觉得好像听到了她的倾诉，不仅充分感受到了她的语气及其中所包含的感情，而且其说话时的神态也恍在目前，如此真切、生动。这一切是无法用普通话来表现的。”“虽然才女如张爱玲也办不到。”张爱玲的翻译，“意思不错，但神理全失”，“这不是张爱玲翻译得不好，而是根本无法译”。张爱玲在1983年把《海上花列传》改写成白话文后自己也说：“把书中吴语翻译出来，像译成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失去语气的神韵。”

又如对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学者余秋雨在《周立波谈词典》序中说：“上海方言，尤其是其中一些成语和片语，一旦翻译成普通话

便色彩全无。……那种语言方式在表情达意方面实在有一种无法替代的风味。天下语言,在履行大范围的交流使命之外,还必须保存一种小范围的异态风味,因为那里沉淀着文化和文学的最隐秘结晶。……上海方言的最佳保存处是滑稽戏,而周立波又把这种保存范围扩大了,用心拓展那些离普通话更远的部位,并且特别喜欢在那些部位逗留玩耍。我发现,在剧场中,观众反应最为热烈的,大多也在那些部位。”

方言是群众天天口中流传变动的,口语是不断创新的生动活泼的活水源泉。人类文化的载体主要有实物、文献和口语三种,口语承载的是最原始最重要最丰富最有草根价值的文化。若各地方言活语都出来丰富国家通用语,通用语就永远有着活水的源头。

如果截止了口语方言的源头,又拒绝外来语的“侵入”和网络语言的“乱来”,我们的通用语便渐渐远离了语言随社会发展和群众约定俗成的基本原则,也会随方言衰落下去,沦为一种新“古文”。

目 录

1 前 言

- 1 吴语和上海话
- 9 上海港诞生上海话
- 11 说老上海话的地区
- 18 二百多年前的上海话
- 23 上海话走向辉煌
- 27 快速更新大放异彩的服饰
- 32 汇江南江北风味于一炉
- 36 从石库门开始的变化
- 39 上海人先见到的车
- 43 日常用语中的商务气息
- 50 外来词五彩斑斓
- 57 生龙活虎的海派俗语惯用语
- 64 开埠初期的上海话
- 71 清朝末年的上海话
- 75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话
- 78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话

- 82 万变不离其宗
- 88 古音、古语词和古语法的遗留
- 96 上海的洋泾浜语
- 103 上海话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变化
- 109 又到风云激荡时
- 116 突破上海话传承的瓶颈
- 124 学者名家对普通话和方言关系的弘论箴言
- 143 上海话的发音
- 160 学说上海话
- 166 上海话曲韵
- 172 上海话的正字问题

吴语和上海话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语言文化丰富多样的国家。在中国的版图上,汉族人使用的汉语大致可以划分为七大方言,这就是:北方方言、吴语、湘语、赣语、闽语、客家语、粤语。北方方言又称官话,分布范围最广,在长江以北京汉铁路以西的广大地域,都是北方官话的范围。其他六大方言,分布在我国东南部。第二大方言就是吴语。吴语处于人口分布稠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分布在苏南和浙江,这一带南宋以后一直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

具体地说,吴语通行于江苏长江以南、镇江以东地区及南通的小部分(包括长江北部的靖江,海门、启东和延伸到连云港、张家港地区),上海,浙江大部分,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角和安徽南部的小部分地区。现今使用吴语的人口在 7300 万左右,占总人口 7.5%。吴语在历史上以苏州话为代表,现代以上海话为代表。

在吴语中,依据语言的相似度,可以分为 8 个次方言区,它们是:

1. 太湖片,这一片最大,包括常州、苏沪嘉、湖州、杭州、临绍、宁波等小

片。2. 台州片,以临海话为代表。3. 瓯江片,以温州话为代表。4. 婺洲片,以金华话为代表。5. 处衢片,以丽水话为代表。6. 宣州片,以宁国话为代表。7. 严州片,以淳安话为代表。8. 徽州片,以绩溪话为代表。由于严州、徽州方言与今吴语差异较大,有的人主张另将它划出称为“徽语”,但它较近的语言底层是吴语。在这8个片里,太湖片和台州片的语言比较一致,听懂度较大,其他各片方言的差异相对较大,通常把太湖片和台州片的方言称为北部吴语,其他各片称为南部吴语。

1928年我国第一代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亲临吴语地区,调查了33个方言点后写成《现代吴语的研究》一书,提出了划分出吴语的一条标准,也就是吴语的主要特点:声母塞音三分。普通话和英语塞音都是二分的,而吴语是三分的,见下面分析(记音用国际音标)。

普通话: p 博薄 p^h 泼

英语: p pig sports b big

上海话: p 博 p^h 泼 b 薄

普通话: t 多 t^h 拖驮

英语: t take star d dog

上海话: t 多 t^h 拖 d 驮

吴语与周边的方言相比较,吴语有浊音声母,这是吴语的主要特

征,塞音三分也是保留了古代汉语语音的特征。

吴语区的人由于“塞音三分”,即语音中有浊音声母b、d、g、v、z等,因此吴语区的人学习英语、法语、日语等语言,对这些语言中都有的浊辅音就十分易学,发音很准。

吴语中除了有以上这个共同的语音特征以外,在语音、词汇、语法中还有许多共同的特征。这里可以举词汇方面的例子,不论北部吴语还是南部吴语,都有一大批共同的又能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特征词。下面 10 个吴语特征词:

勿: 不。凡是吴语区,否定词的声母都读“f”或“v”,读的是齿唇音,而其他的方言都读“p”。

隍: 吴语称“挨近”为“靠”,如“船靠岸”;但称“倚靠上去”为“隍”,如“隍墙壁,隍沙发”。

凇: 沉淀,使水中的灰沙沉下,说“让水凇脚”。

涕: 液体滴下,称“涕”,如“眼泪水落涕”。

槩: 吴语用力直削,称“削”,如“削甘蔗”;但圆转地轻削,称“槩”,如“槩苹果皮”。

园: 吴语中被动地被藏,称为“园”,如“园物事”、“拿人园起来”;主动地藏起来,称“迓”。

抻: 把东西揉成球状,称“抻”,如“我拿纸头抻脱了”。

潏: 小口少量喝。如:“潏两口老酒。”

裯: 在衣裙上打的摺,称“裯”,如“百裯裙”。

窠: 小窝称“窠”,如“鸡窠”、“鸟窠”、“虫窠”。

上面所举的 10 个吴语特征词,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的韵书《广韵》、《集韵》中找到本字,但是这些词在北方话中一般是不用的。

现代的吴语区,在我国春秋时是吴国越国领地,当时这些诸侯国的主体民族是百越人(属侗台语族)。当时百越的活动范围比现今的吴语区域要大得多,所谓“扬汉指南,百越之际”(《吕氏春秋·恃君》)“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颜注)但是在 3000 多年以前,汉族人就向长江以南迁徙,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南迁,这支移民队伍把汉语带到南方,成为吴语形成的最初根苗。吴越王铸礼器兵器都用汉字,孔子弟子中子游是吴人,可见当时统治层 and 知识阶层在文化上是用汉语的。后来吴为越并,越又为楚国所灭,吴地被列为三楚之一的“东楚”以内。(《汉书·高帝纪》注:“孟康曰:旧名江陵以东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这说明楚人是给吴越地区带来较大的华夏语影响的。现今楚人的后代在湖南的老湘语中,还保留与吴语相像的声母浊音系统,全国只此两地还集中有古塞音三分的语音特点。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分全国为 36 郡,于吴越地东置会稽郡,西置鄣郡。秦汉置郡设官驻兵,标志着汉人对吴越地区进入正式开拓阶段。但是当时其影响还只局限于太湖流域,当时汉人主要聚居点应在郡治的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宛陵(今宣城)及一些重镇如秣陵(今南京)等处,所以吴语应是以这些地方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因为吴语是在原来百越之地流传发展起来的,许多百越民族的人由于学了汉语后来成了汉族人,但是他们由于学得不纯正而把自己

的语言元素加进了吴语,所以至今吴语的语音、词汇中还保留着百越民族的语言底层,如包括上海的原松江府的方言中,如“帮”、“端”两字的声母保留着从百越民族带入的缩气浊音,我们现今在语言变化较慢的松江、奉贤、浦东等地的乡下还能听到。

方言的形成与大规模的移民是关系密切的。在我国的移民史上,以后出现过三次移民大浪潮。第一次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丧乱,大量移民从北方迁徙到江东,东晋建都金陵(今南京),成为六朝政治文化中心,江东(今长江下游南部和北部)形成了自为一系的“江东方言”,江东方言是吴语、闽语的共同祖语,从江东方言中生出新一轮的吴语,已经与秦汉时代有很大的差异。第二次人口大迁徙是唐朝中叶的安史之乱,移民大批进入江西,使客赣方言基本形成,也把吴语和湘语永远地分隔了开来。闽语也在唐中叶与吴语隔开,吴语最终形成一支独立的方言。第三次移民是发生于南宋的建立,建都临安(今杭州),在吴语之中形成了带有北方方言特色的杭州吴语,杭州方言的影响使包括上海的其他吴语地区形成了最早的一大批“文读音”。

综上所述,吴语从江东方言分别独立发展应在南北朝的南朝以降。吴语形成的下限应该至少不晚于唐朝,而上限可以追溯到汉以至东楚时代。

明清发达的经济文化的重心自淮河以南转移到长江以南之后,扬州的繁荣为苏州代替,苏州渐渐成为发达的文化中心,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苏州在清代昆剧的繁荣,近代的曲艺如苏滩和弹词的风靡,